史林測義

史林測義卷二十七

臣鄱陽許大受論

宋

太祖

甚矣哉史臣多緣飾之辭　臣竊疑所記太祖之語羣臣者有二焉如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夫慎位之君。尋違汝弼。自聖之主。恥過作非。唐太宗盛飾。在於納諫。太祖敢大言以相輕乎。且慾之

讖者無如誕神器非之大者無如逼孤兒陳橋驛之變與唐元武門之變皆不正心而然雖有懋德期于晩蓋亦密致自克之功而已回思違負天地之日太祖敢大言以相夸乎況欲正其心以德化人則必天懷曠蕩猜阻不生中孚利貞豚魚可格無論其他何乃於石守信等一入禯㫖言輒惴惴焉恐復有以黃袍加者而杯酒詭辭釋其兵柄是亦心未正而德有未迪之驗太祖敢大言以相欺乎又或以防不虞諫其微行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由釋兵權一事以觀疑亦史臣以代飾其輕出之非

不然何所稱質任自然者乃言不由衷若是也臣無取於太祖之不任功臣以典禁兵而守信等於嫌疑既啟之際毫無繫戀即畏威奉命而亦善處功名者矣若以語薛居正者或史臣藉以表其度越前王豈誠當日如此衎禄然夙夜兢懼防非窒慾以正其心而修其德則千古帝王之學不是過也

昭憲太后杜

昭憲太后疾革命太祖傳位太宗顧趙普爲誓約書藏之金匱史家以有鑒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宋乃因以得國稱爲宗社遠慮臣竊謂其遠慮固有當時及後世未或知

者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弟太宗次廷美光贊濟贊皆早亡而廷美母則陳國夫人耿氏詳廷美傳后妃傳作昭憲生誤[illegible]懿貴生太祖太宗太祖既應夾馬營赤光異香之瑞而太宗亦有夢神授日以娠之祥龍行虎步之表知非終於爲人臣者且陰窺其天姿伎刻不如太祖之豁達而陳橋擁戴實尸其謀有可共天下之功疑亦橫於其心如循父子傳位之常必生叔姪爭國之變則惟太祖可使遠隆殷法以遏亂萌而安宗社但難於言乃假宜立長君爲說耳又何以知其然耶燕王德昭時雖沖幼而太祖年尚三十餘無論享國又久即十七載升遐之日德昭亦既長君矣乃遽以周

恭帝視德昭而逆太祖同於世宗之短祚必非其情也元明諸儒未論及此鮮不訾以咈常經悖正義廷美德昭不得其死此爲厲階而當日只宜屬以太宗爲周公輔成王之事不知太宗之不安爲周公正昭憲所早計雖其後保全之恩薄於骨肉與以篡竊之故易而君臣其爲家國禍亂之重輕可無辨乎若由太宗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初無是命蓋廷美非昭憲所出無次傳之義而史稱或謂昭憲及太祖意欲如此此所以生太宗之疑惡趙普乃逢帝意即私怨之處多遜坐以交通構成冤獄也其責太宗與普負金匱之誓者亦欠詳考

范質

孟子有言無恥之恥無恥矣人生大不幸無恥至於將死然後恥其無恥如范質歷晉漢周不能死君而忍事四姓乃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何嗟及矣雖然質則猶見不死之心以沒世者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自沒溺於富貴而心死久矣馮道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而當時之士無賢愚皆喜爲稱道質亦其一也則靡靡樂其所爲榮其所得求尙知夫偸生失節之無恥而可恥寧有蕘哉嗚呼道旣終其身甘於無幾希之異于狗彘而人心亦竟如死灰之不復然乎質乃於此心之旣死猶見其不

死之心以沒世焉君子且樂得以告天下後世使見夫此心不終死而悔恨於重泉者甚可哀也使信夫此心不終死而激發於一旦者眞足賴也不及追於無恥之地此質之不幸因是惕然而早計則人之大幸矣王偁東都事略論質與王溥魏仁浦之歸宋謂覲於伊尹之聖太公之賢皆以夏商之舊而歸湯文所以歸有德爲無嫌也與夫賣國而趨利蒙恥而立朝者有間夫伊呂豈嘗委質夏商者○太公既辟紂矣○史記或曰嘗事紂傳疑卽尹之就桀○亦如竹書所云商使尹來朝耳○偁宋人以歸有德曲爲質諸臣解而其爲說亦陳賈之援周公順非而澤以爲此心之害偁無乃代

愛其惡與

高彥儔 西蜀

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君而忘身國而忘家臣之心也如其以身殉國即因而覆家族曰我不敢知即獲以全家族曰我不敢知義之所存則利害之所去也臣讀宋史西蜀高彥儔傳竊有感焉彥儔爲夔州寧江制置使宋師至監軍武守謙違其謀而敗彥儔以所部出拒戰而宋師已乘城而入判官羅濟勸其降曰老幼百口在城都若一身偸生舉族何負吾今日只有死耳是則彥儔之死懼爲其主所覆族故也擇利害而爲之雖死而非其義矣況

家族如不在成都彥儔其竟降而不死乎乃以能死難稱之深懼死難之義不確而純忠之心鮮得而言也然觀彥儔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蓋亦明于君臣之道而從容以就義者宋史所記豈爲其辭者之過與

郭無爲 北漢

北漢主繼恩之見弒於侯霸榮也史稱幷人疑司空郭無爲授意於霸榮而又亟殺之以滅口蓋因繼恩於無爲有夙怨欲逐之不決而及禍故疑爲其奸謀也然按宋史霸榮初爲漢戍平樂降於宋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太原署供奉官至是謀持繼恩首獻太祖則似其棄殿直復奔時有

任指縱于宋如使諜者惠璘僞爲殿前指揮使負罪來奔之計一閒宋伐喪而加兵於外遂乘繼恩居喪而作亂於內也可竟歸獄無爲乎太祖本紀以侯霸榮弒其主繼恩書而續綱目則變文書郭無爲弒其主以爲春秋討首惡之義而不近闕疑之旨夫無爲於繼元之世心動於宋邢州節度之餂其爲不忠之謀甚矣不待坐以弒君而罪無可逭以疑爲罪何以服人疑者傳疑則信者信矣可不愼哉

劉溫叟

史稱劉溫叟清介執禮此信以小廉曲謹而未聞大道之

論也夫古之言淸者恥食周粟言介者不易三公溫叟歷唐晉漢周以迄於宋貪位慕祿反顏事仇蒙昧苟且淸乎介乎（論張鑄竇儀同）禮莫大於君臣莫重於朝廷乃朝此暮彼視猶過客傳舍則亦敗壞極矣自大道不明於世而相訓以盛節者往往爲賊綱常名教而不之顧此孟子不能不於於陵仲子有深辨也

林仁肇 江南

唐主李煜畏宋強大雖竭力事之猶或不免侵陵嘗貶國號損制度以明臣服之禮其時爲之臣者亦惟告以修明政刑愼固封守毋啟釁以名敵可耳夫何林仁肇瞰宋滅

蜀取嶺南道遠師疲而密陳取江北舊境之策乎雖云兵起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以明不二無論宋不爲欺而事必不成也卽成第可徼幸于一時以宋方有駸駸混一函夏之勢其未加兵江南亦將伺釁而動　臣知盡銳來攻必不待數年後使諭入朝不至之日矣則仁肇是策適促其亡何利之有周禮績綱目發明稱以深謀遠慮迥出人表苟或用之則土地開拓而國未遽滅蓋暗於理勢而論之舛者

樊知古

嘗觀小說有羣盜者推甲某爲之魁甲曰諸君如吾約則

可不然請從此辭衆曰諾于是椎牛釃酒而與之約曰昔跖之道五意藏入先出後分均無多談若知可否一節今試申之夫寧非時勢入出之謂吾且謂入族黨之家不可入故舊之家不可入患難之家不可入孤兒寡婦之家不可諺云盜無親竊其鄰盜無義竊其易吾欲與諸君一雪此言諸君幸無違 臣因嘅樊知古而聞斯盜之風亦少知愧哉其父潛事江南家池州知古舉進士不第欲爲輸國之謀陷用於宋以大江南北天塹非由采石以浮梁濟師未易越而取也迺師莒婦故智密度廣狹詣汴上書言其策及宋師渡江若履平地而亡江南知古之力也時江南

以強大之逼難於立國而知古乘其危忍於計傾桑梓之域滅其先人祿仕之邦以規已利嗚呼此盜所動容相戒而不為者知古出斯盜下不亦遠乎史但以知古責豫章洪氏遣鐵錢償銅錢一事論其攬戀舊都猶尋宿怨異乎昔人所謂不以私怨惡廢鄉黨之好者而於忿恚不第導宋南征故君宗社快意傾覆無所譏議則夫輕重之權衡何有哉

李雄　陳喬　鍾倩江南

江南死難之臣李雄陳喬鍾倩續綱目大書喬而雄與倩僅見之分注於深褒樂予之義蓋尚有未審也戰將沒於

陣君子不書死以遠爾被殺志未可知耳雄固没於陣者然聞宋田欽祚攻溧水預戒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没於陣誓志如此。死節甚明。況一門忠孝。千古罕覯乎。曹彬之克金陵也倩朝服坐於家北向痛哭兵至門舉族死之亦可謂從容就義矣。若喬之死張時泰纘綱目廣義以謂平日不能喻君於道徒死無益以臣論之如僅無益可無多求以沮忠義之氣然而不明理義不識時勢不曉軍機以致亡國之罪喬實有不容以一死謝者江南于宋小大不敵昭然可見者勢也且已稱臣納貢享王必來者義也太祖遣使諭李煜入朝煜欲從之喬

力沮其行曰往必見留若社稷何煜乃稱疾固辭以是見伐而喬但請所在堅壁可老宋師卒爲左右所蔽兵臨城下君臣弗知遂以坐亡夫以太祖聲靈必將天下一家而又曲致招徠之意嘗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賜名禮賢宅以待煜及吳越錢俶如其震疊而修肆覲之儀登途繫維而利提封之獻其後俶既效順來庭不久即獲宴餞歸國曷云往必見留乎雖俶終于納土太宗之朝而得春秋紀季以酅入齊之義遇待冠時保其宗祀煜則俘於汴京以違命侯爵矣其存亡榮辱爲何如也君辱國亡維喬之謀此史記南越傳贊所謂呂嘉小忠令佗無後者也則

如五代史之於梁敬翔分注其自縊可耳不得書死于以大節而於曹彬大敗江南兵於秦淮前宜書曹彬將田欽祚克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死之于曹彬克金陵江南主李煜降下宜易其書喬者以學士鍾倩死之云

太宗

太祖之晏駕也。自吳僧文瑩湘山野錄。有與太宗對飲戳雪之事。丹稜李氏以實錄正史。皆不能記其顧命。乃加刪潤。入於長編。及四明陳氏作通鑑。因而附會之。商文毅作綱目。亦於分注外述長編之說。而太祖不得其死。太宗賊害其兄。遂爲千載不決之疑。臣嘗學斷斯獄矣不斷之以

人事而斷之以天理不必遠徵諸古觀于三代而下正統開創之君皆有符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之咏令終屬福適得死言惟隋文不可言也其所由來不可誣也五季亂極皇天眷求民主以一海宇致太平太祖應運而興雖始之不與隋文之奪孤弱以得國兼南北而為家而其治天下仁義浹於臣民典則貽於子孫以視啟衰息之源伏亂亡之兆者不甚相絕哉又況周陵廟不替其祀鄭王克厚其終非夫識宇文氏而弒廢君之忍薄也遵母后之教公天下於弟非夫聽獨孤氏而易太子以凶悖也文致繼體之逆而太祖亦來同氣之戕豈福善禍淫有可信不可信之天也哉

且夫天命不僭太祖之功德越五六世以後尚延百餘年之祚逋於南宋而謂及身不禍以令終焉此理之必無者也寧爲事之所或有夫何疑彼其爲是說者。亦自有故蓋太宗卽位改元之遽。有廹欲死其君據其神器之心。此所以來天下後世之口。以爲傳聞其影響如此。則誅其心之欲如此耳。然懼以累太祖故辨之

姚坦

府僚有翊善之官近於周官師氏之教國子以德行及中失之事保氏之養國子以道教之養之義取諸豫也平日不聞薰陶其德性輔導於言動者何如不幸有失而肆其

詆訐雖若敢爲正救之力難免翹過賣直之譏如益王府
翊善姚坦是已雖然坦於王落成假山僚屬皆褒美而獨
斥其血山王驚問故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嚴急父
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
而何斯言也。千古有國有天下者聞之。毋亦曰使我心惻
乎。由是以推之一切快意適觀竆民力傷民財之事皆宜
深自貶損而寛恤民隱之政行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臣
於坦亦云其時太宗亦爲假山未成聞坦言亟毀焉奈何
復作開寳寺塔費億萬計非田錫上書則但見爲金碧熒
煌而不知其餘膏數血也是亦不善隅反爾已

室昉 契丹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務實勝未逮游揚之口恥竊一時莫甚鋪張之華尤恥貽後世則雖老且死而不敢以安也賢哉其室昉乎古顯者之葬有豐碑以下棺秦漢以後乃命文士述德紀功鐫之貞石立於隧道亦謂之碑然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此蔡氏邕惟於郭泰碑云無愧色也至墓志之作起自六朝以防陵谷變遷不爲人所誤動耳乃因而論譔其美亦恒多溢辭是皆君子之所抱慚泉下矣昉立朝輔政爲遼名臣疾革恐人譽過情自志其墓名勝之恥沒死不忘則所以務實勝於事君行政之閒豈一

息尚存而有懈乎　臣安得起昉九原而質之

田仁朗

西夏跋扈大爲邊患迄於宋亡或謂曹光實破李繼遷於地斤澤不能計勦復以輕往受降見殺遂使滋蔓難圖而不知其失在太宗聽信王侁媒孽田仁朗致不果用綏州之策也其策以敵人散保巖險烏合爲寇不可窮其巢穴今嘯聚以攻撫寧其城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浹旬破大軍以乘其弊強弩以邀其歸舉而殲之不待再計豈非西夏所以存亡邊陲所以安危之一大機哉奈何部署已定欲示閒暇日縱樗博爲讒邪所構而隳可必之功縱成擒

之寇也甚矣事會之不可失也臣不爲仁朗惜惜夫太宗明不足以燭奸信不足以任人失此不克除亂以務肅終於養癰遺害世世以爲子孫憂

楊業

楊業者驍將○亦智將○敗死陳家谷○非其策之有失也○時業副潘美逵拔雲應寰朔四州會曹彬戰敗詔護州民內徙業以契丹兵勢甚盛請無當其鋒以保萬全乃迫于護軍王侁得非有他志之語雖明知必不利不敢以不赴敵而死矣且其臨行泣請於谷口張兵爲援而羣帥又敗約却走謀之其臧○則具是已○於業乎何尤○史臣曰常勝之家千

慮一失徒襲陳言而非確論

史林測義卷二十八

臣鄱陽計大受論

曹彬

孫卿子之議兵也以爲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當湯武之仁義臣謂湯武之仁義未嘗不濟以齊晉之節制苟無節制以肅其下或不恭命亦何以行弔伐之意史稱曹彬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蓋仁厚根於所性太祖每恨王全斌平蜀多殺人而江南之役專以委彬則知其仁厚可奉行無暴生民之戒也且授以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毋亦謂仁厚之過未必能

節制之嚴乃假之以威御衆整齊紀律約束殘橫乎覩彬于太宗雍熙三年敗績岐溝關因部下諸將貪功謀議蜂起不得已進攻涿州糧盡退軍無復行伍爲敵所躡則知節制洵彬未素講惟太祖爲能成其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而集大勳也至應變將略亦非所優云

金行成　高麗

異哉宋史高麗傳之錄金行成也太平興國初高麗王伷遣行成入就學於國子監擢進士第累官至殿中丞與妻有子其父母垂老矣有人子之心者寧不興陟岵之思懷倚門之望陳情求返以覲色笑而奉旨甘國王治且嘗表

乞放還而行成自不願歸則是樂中土戀美官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可謂大不孝矣而史錄其旦暮思念恨祿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寢與妻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嗟乎行成豈不得歸者而爲是海外之思乎歸亦豈不僕詣君祿而爲是不及親之恨乎昔人所悲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幸逮其親存而無不得歸之勢而無不可及之祿忍然邈千里外以爲如生如存而事之而曰吾欲養吾親無如吾之不克養吾親而乃廹而一出於是也其誰欺欺天乎君子於此惡其性之薄而行之詭史臣若有取而錄之故曰異哉

胡旦

丁氏泰以胡旦敎奸人翟穎論罷賢相李昉黨中官王繼恩謀廢太子恆既尤黷貨干擾州縣訾史氏列之儒林爲謬已謂旦之不得濫厠儒林卽其著漢春秋斲大方硯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一事亦吾儒之所宜鳴鼓而逐之者也夫修史者必深自克之學以正其心以爲衡鑒事物之本而後是非褒貶予奪庶無大謬於聖人觀且素行其心存不正實甚而敢妄以所著上擬春秋至欲假五六尺之硯附名山不朽之藏以欺世而盜名焉是謂狂怪君子惡之史或以此收諸儒林傳中謬復何如

薛居正

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承家之子世守宗廟有與國咸休之義如有待於繼嗣則取同宗而無得養異姓非我族類神必不歆以奉宗廟同於絕祀不孝莫大焉薛居正位至公相得立三廟史稱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乃養假子惟吉而未詳其姓之同異蓋當日匿其姓而潛養之必非同宗之子可知其何以爲薛氏之宗廟主乎夫居正在位雖寬簡不苛察見多於士君子乃觀其門內有慚善則離起於婦人而愛溺于假子惟吉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踘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遊而居正不能

知況復因以蹈夫春秋莒人滅鄫之轍乎史言其性孝行純而不明於行不能以和親孝有虧於奉先亦何所見之小也惟吉之素無行太宗聞之惟吉之爲假子太宗亦豈不知之及居正卒帝存問其家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恐不克負荷先業惟吉自是知非改過修飭爲善業雖不墜而祀則已斬帝不與之正繼絕之典以從紀度則所以厚世臣使之不替其廟享者尚未盡心矣

耶律休哥　契丹

宋太宗旣下太原欲乘勝取幽薊以敗於高梁而還又賀懷浦上言契丹主少請乘釁取幽薊以敗於岐溝而毀論

者以幽薊中國之險因借其不勝而遽止或乃歸於天意之適然而不揆于人謀之未可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不如敵人避之勿疑其時契丹之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學古皆名將而休哥爲最宋曹彬米信潘美田重進劉廷翰等固未若也太宗初固有眛於占將而懲是二敗但爲守禦之計不復作進取之事則亦知難而退矣史稱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又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

以寧臣讀至此未嘗不嘆晉羊祜之詐而休哥之誠襄陽墮淚碑竊欲移之幽薊間也

呂蒙正

不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此蒙正所自許其時同列亦莫不以是賢蒙正者也臣謂其於太宗觀燈乾元樓選人使朔方二事詎不信然然而行不掩言亦多矣端拱二年自秋徂冬不雨下詔罪己省去尊號令四方上表祇稱皇帝蒙正奏陛下神功聖德輝映古今尊號可增而不可省固請復之夫上尊號非古也自唐高宗武后時諂臣為之濫其季以迄於宋循習相沿弗革太宗方欲省去以

答天譴而蒙正猶爲是奏非媚道而何又淳化五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時蒙正爲首輔歎君獻媚亦不能辭其責矣又是年以宦官王繼恩爲劍川招安使討李順有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帝以宣徽使執政之漸不許宰相方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春秋齊平陰之役刑臣夙沙衛殿殖綽郭最以爲齊辱乃代之殿太宗命繼恩領兵蒙正不聞以辱國進諫聽以仍唐弊政開後世內豎擅權之端（如李憲童貫）詎非賊其寵任而妄隨人主意不顧有害國事乎況復力請賞以宣徽也蒙正不能以伉直終始或有少貶以固其位之恩不然

罷相後太宗望復目穿之譏何自而來哉臣以蒙正號稱賢宰乃本春秋之法而責備之如此

樂史

古今人之著書也非以明天理正人心達於倫常日用禮樂制度有裨政教舉可付之祖龍一炬自六經語孟而外如老氏莊列諸書至今不廢而吾儒亦不害於讀之者其論固虛無放曠而其於道也亦有窺測形容若老氏之旨漢曹參之爲相文景之爲君本之以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雖不足比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善用之亦可以爲治矣逮於魏晉何晏王弼王衍樂廣輩不

善用之而專事清談蔑棄法度波盪風靡因以亡國先儒
推其弊猶以爲老莊虛無放曠之罪至於神仙之說始則
秦皇漢武好遊仙之事而阮著撰圖劉向作傳東漢張陵
北魏寇謙之之徒又以依託老子惑世誣民則又老莊之
罪人矣夫以老莊且不屑言者而吾儒有所著述不切而
闕夫人道之所當然顧以撦拾神怪踵阮劉之迹宜其識
者所嗤而世主所禁以無長詭誕之風樂史於太宗朝獻
所著書四百餘卷而總仙記幾半至以五帝三王皆云仙
去其言無稽槪可知矣帝乃不加擯斥而詔秘閣寫本進
內雖尚不爲所惑他日真宗與王欽若之肆志矯誣未必

非此有以作其俑也按史勸於著述其書餘千卷總仙記外有諸仙傳神仙宮殿窟宅記又編己所著爲仙洞集李而不及泰灰亦久矣太雅君子之所深戒臣以論史而頗及老莊者葢世言神仙莫不以老子爲宗而不知老莊固達乎死生之理而冥乎死生之跡非有所謂駐顏久視沖舉蛻解之術也治其學而用之固有善有不善若侯託以言神仙斯僞矣

寇準

大臣謀國。扶危傾。明決以赴幾。堅定以鎮物。寇準其庶乎。契丹大舉。澶州告急。舉朝倉皇東手。惟開陳堯叟王欽

昔西幸成都南幸金陵之異議。而不顧棄其廟社耶。準則獨揆勝算。力贊親征。帝駕發在道。命王旦還京留守。而旦請宣準至。啟以十日不捷。何以處之。雖云備豫不虞。亦隱動以喪君可危也。而準惟親扶日轂。屹然如山。及澶之南城。臨河欲渡。衆議皆懼契丹勢盛。準則策以勁兵之足扼其吭。及其左右肘。無所疑而駐蹕。令高瓊亶麾衛士進輦。是誠有閔閔而不可淆之識。洶洶而不可奪之力。羣心以安。敵氣以懾。了此不過五日。豈初焉無主之大言哉。然而其識其力不從學問涵養中出。故終以不自克生胥亂而喪操守。澶淵何足伐。來閒搆於欽若。使相何可求。受簸弄

于王且始不信天書出判永興軍乃好勝而喜延檢未能內侍周懷政之附已不發乾佑天書之詐而且爲之上聞及復進用卒以濡跡取禍致死南裔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莫之知避者也雖嘗有其明決堅定者以成扶危奠傾之功於一旦而格致誠正未聞大學之道則亦幸而已矣惜乎曾悟張詠之所以進規而究不獲其益也乾佑天書真宗本紀未載準傳則在天僖元年而準遂以復入中書本紀乃載復相在三年續通鑑綱目因亦于三年書得天書于乾佑山（此頗據懷政傳）然且有命準上之之請且則以元年事所記差互若此準以上書復相似屬牽合而非信

史按旦疾甚帝固問所可付天下者旦舉笏曰莫如寇準帝以久欲相欽若故遲至三年欽若罷而後及準也則非以上書復相亦明矣又準傳時真宗得風疾時字亦四年字之誤

真宗

澶州之役也力贊親征固惟寇準然或真宗志懷恇怯即準勸駕之言何以得進而自將禦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維帝其近之若夫契丹議和帝則違準決戰以保百年無事之策實有不忍暴骨以逞重困生靈之心且以契丹之強必欲擊之成敗尚未可知即使大創于

一朝謂遂畏服不復窺邊以報是役亦未可保信但當士卒惟呼驚鬨不能成列而撻覽又復戰歿之際乃克終以定盟也或謂求成在彼則伸縮由我胡與議及歲幣而多歸其銀絹不知講解之意先是發于帝諭故將王繼忠據遼史及遣曹利用已許以漢厚遺匈奴故事今雖少挫其銳而惟欲以弭兵與民休息故仍前言示信以久和事耳決聽寇準以威之姑饜契丹以平之河朔不罹兵革之害內郡亦釋調發之苦遠於數世卽歸美帝以仁勇可也張氏寘義意主於戰訾爲畏懼而見小利則非確論雖然帝不務修內治以無怠荒而愼德者致來王來賓之盛而使恃

貨賂固其盟好以致侵暴于中國其後世蹈常襲故懨懨不振枝梧失措至有議獻議納議增之事而靖康時蔡京厭邀幣加金幣造釁取禍不可救藥吁哉

楊礪

或問王欽若丁謂既導真宗以封祀而建明道教蒐講墜典帝意若符契大修宮觀享玉皇謁老子史不勝書然則楊礪之夢帝爲來和天尊而降生者信乎曰否不然欽若等爲之也。彼蓋欲以妖妄惑帝。卽首爲襄邸記室之楊礪。傳其於周廣順中所夢之天尊卽帝之儀貌以神之。以堅其嚮信道教之心。帝亦因以自誣。于王中正所稱司命真

君之爲聖祖者。加號以天尊。而數言夢神人傳天書之降。傳玉皇之命。傳聖祖九天司命天尊之言。而獲瞻於延恩道場。命以始爲人皇。再降乃軒轅。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族。皆所謂尤而效之也。史稱天書乃帝與欽若僞作。則所夢所見皆其誑語。可不待辨而明。而禱夢之烏有亦若是也。其後有道人言仁宗爲赤脚大仙降世。林靈素言徽宗爲長生大帝降世。又皆祖禱而爲之。而更不假于夢者。以彼之幻。證此之誣。尤其較著矣。夫從古帝王始生之靈異固宜領其元致歸之冥會。此則徒爲道家夸誕之資。非惟不經。實可鄙笑。或曰欽若等爲之事無所據。曰天書可詐

此不可詐乎卽不然當時君臣惑世誣民彌其罪魁矣史論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不著其託爲神怪以結主知則所記載但類齊諧于以嘆史筆難史識尤難也

王旦

王旦不諫天書人謂受美珠之賜而不知王欽若先嘗乘間爲旦言旦已從之矣帝喜能不爲異議而陰獎之非尙憚爲異議而故箝之也且誠乎世見相何至傅會誕妄黨于五鬼臣觀其論王曾而知其受病之由然也曾辭會靈觀使旦嘆其偉度雖拂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慴而

謂己進對稍忤卽蹴踖不能自容夫充其蹴踖不能自容之情必多爲將順而少正救況於欽若諭以帝意之欲得天瑞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而滌澶淵之恥者尙敢不僶俛而與爲忤耶此其所由病也據嘗密疏諫營玉淸昭應宮帝用丁謂語告以奉上帝祈皇嗣而卽不復敢言亦可見矣謂中於美珠之餌固非其實至其臨終遺令削髮披緇以斂李氏長編以爲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亦誤苟有悔心如范質之命其子毋得請謚立碑可矣何旣以不正諫負君而復爲是不以正斃辱親也且嘗謂人曰主上崇其奉道爲億兆祈福蓄慶爲宮觀禮使久於其事而漸

忘其非其命歛之意安知非以祈福之戢如丁謂始則依託老君後乃專事浮屠因果之說而且亦欲終以桑門之徒乎其時謝泌好方外之學疾革服道士服以待死先是唐杜鴻漸病甚名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皆此類也又旦於帝欲相欽若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蓋以欽若南人。姑借祖宗未嘗使南人當國爲說。而委折於賢士乃可。明欽。若。之。非。賢。而。不。可。而非。執。爲。南。人。而。不。可。也。劉定之乃因而爲風氣之論致生後人之嘵嘵然皆未明南人不可爲相。且初無此僻見。由劉氏附會而支離其辭耳拘風氣之謬辨者既

多不復贅

張儉　契丹

續綱目天僖二年特書契丹以張儉爲政事令嘉進賢也

分注儉爲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珍願以爲獻因名見占奏時務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　臣觀節度使知人之明。而無蔽賢之私。引君于道而不從君於欲。一舉而三善備。有古人之風。惜史失其名。君子亟取其事而表之亦庶乎魯論誌僎同升之義先是聖宗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雖未可以夢賚良弼同日而

語而君臣遭際之隆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史稱儉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宏多則信有功著兩朝者不僅弊袍不易志敦薄俗之斤斤矣然聖宗崩興宗立受遺輔政而興宗不先尊母后而尊其母大行在殯飲酒博鞠于時左右大臣不聞以禮進諫儉可逭其責與

陳世卿

陳世卿爲東州節度推官會李順寇兩川圍州城賊勢寖盛同幕皆謀圖全計世卿正色曰食君祿當委身報國柰何欲避難爲他圖乎亟出白知州張雍請悉遣出求援毋使賊衆君子謂世卿于是乎爲知義矣至爲荆湖北路轉

遣使還澧慈四州蠻人侵地置武口等砦以控制之雖平定有幹略然其生平大節可觀在彼不在此史論宜亟表之以臨難無苟免爲人臣勸而何僅安遠之是許乎則亦謬於輕重之權衡矣

馮拯

史臣論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爲君子所不與而稱其從容一言免丁謂于誅死按作永定陵以謂爲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爲都監雖判司天監邢中和有上百步法宜子孫之說然云但恐下有石與水耳有石與水則絕地矣允恭與謂而欲先帝宜子孫能無愼重慮或及此敢遽改穿上

宄乎謂賦性姦回乘垂簾之日潛結允恭專權壞國遑恤
趙氏之宗廟血食否也以山陵大事太后命允恭與議可
否而謂但唯唯不請遣使按視律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
書曰弑君王曾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也
固當置之極典庶蔽其辜且謂之罪惡暴著天下皆欲因
事加誅睹初政之清明而拯乃以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
天下之耳目曲為營救亦錢惟演任中正與之黨庇之流
耳史顧以是稱之不亦謬乎有宋三百餘年大臣無以誅
死者程正公曾稱為睿聖開基超越古今五事之一夫以
正人為讒邪所陷遵祖宗遺制不與殺戮如哲宗不聽章惇盡殺嶺南流

人豈非國家之幸然而鉅奸竊柄窮凶稔禍尚以明正典刑為失待大臣之禮此亦得志而無忌憚之人所由接踵於宋世也惟為大臣者繹思忠厚之所以養吾廉恥而愼於任天下之重以盡報君愛民之事無致負罪宗社有當大辟恕申一朝之乾斷不循先世之寬典亶用是為慮靡可也

臣　鄱陽許大受論

仁宗廢后郭

記云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然則后而不修女順何以母儀天下若后之於天子妻道也臣道也宮寢之閒進御以禮敢或恃恣侮及至尊郭后與尚楊二美人忿爭后於帝前批尚氏頰誤中帝頸帝大怒以痕示宰相呂夷簡夷簡主廢黜之議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史稱夷簡以前罷相怨后而然然不可謂后無可廢

之罪也是而可忍馴致其道尚可言哉如曰誤而已試思
后有臣道臣之於君可誤如此乎非誤其容誅乎如曰皇
后天下母不當輕廢試思婦順不修無與君相須而成之
盛德母道安在乎廢后雖漢唐失德事而此於大義非可
優容固無妨於咈常經矣當日乃飾爲自願入道不明以
播告中外此孔道輔范仲淹段少連等之必伏閤請對扣
闕大呼詔令臺諫狀則尙誣以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
何順父出母至受譴貶直道之名重於天下而臺諫不死
成君過舉之譏千古是非必有能辨之者續綱目以與哲
宗之廢賢后孟氏例書亦謂以正夫婦之大防而不知旣

乖於毋道妻道臣道則自瀆其防而廢之者之卽所以正之也法春秋以明天理正人倫此之可不別疑發微義之精而辭之嚴乎　臣謂宜從紫陽綱目廢黜例注漢陳后之類書曰皇后郭氏廢而不加以罪字庶於郭后之當廢而仁宗之不明正之失皆著其義云

周起

滕元發之論朋黨也以謂君子無黨明乎黨則非君子而君子類族辨物親賢友善自不得與小人之以比周立門戶者有並譏耳周起立朝雖少所建明而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其爲樞密副使素善寇準準貶而

起亦罷夫準忠義聞天下所謂社稷臣也雖其末節有喜朱能附己一失然于羣小自判冰炭起與之善蓋亦君子之與君子同類相親事國則可和衷共濟而非不以名節自惜希利苟合者之可以黨言矣史論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乃以起與任中正之附丁謂大奸者同斥自陷于朋黨此蓋即當日謂之誣準而起遂坐以爲言。抑何君子小人尚莫之有分辨也。自朋黨之說起呂夷簡以誣范仲淹既知饒州尹洙上疏謂與仲淹義兼師友不可苟免因以落職豈亦可以自陷朋黨。致其譏議乎。

吳育

史臣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間其才不逮志者與

臣觀育傳凡所建白悉合機宜無論其他嘗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迨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外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修則乘間而起矣不亦切中宋之膏肓哉以有經國之志見諸言豈無救時之才措諸事乃不能有所設施者以嘗爲諫官劉元瑜等誣沮而不及大用之耳若其禁上冢呼索以省居民供費沮升祔優賜以遏軍士僥倖止中使招捕以免無罪驚疑亦可見

設施之一斑矣評以設施無聞爲才不逮志未爲確論且夫剛毅之謂才有用天下之志而濟之以剛毅則任艱大經百變設施所由而成旣稱以剛毅而又謂才不逮志晰理亦何不通

計用章

范雍知延州辟祕書丞計用章爲通判宋史宦者盧守懃傳守懃時爲鈐轄夏元昊圍城劉平石元孫被執守懃撫膺涕泣不敢出用章勸雍棄城將保鄜州賊去守懃用章更相論奏邠卿詰禁清臣以守懃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幷按用章此以謀欲退保直坐用章而不明守懃之爲誣也

棄濤臣傳濤臣則疏劾守懃謀見元昊爲偸生之計懼爲人所發遂移過用章先爲奏陳正加黃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走之罪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欵自蔽其過矯誣上奏其云設固非信辭而守懃傳之宜坐用章者第以當日議者結中人竟未鞫正而流用章史臣亦是徇之云爾及閱東都事略而知用章之被誣無疑雖由守懃之移過而實爲雍所銜以陷之也元昊初叛用章嘗請修城壘備器械乞朝廷加兵選將以圖討賊而弭關輔之禍雍不以爲然圍城日雍令元孫與平出戰用章固執衆寡不敵無輕舉雍不從二將戰沒

都監德和奔還雍名用章問以策曰用章屢獻言矣而公不用今惟一死以報國耳然城中老幼無辜如陷令同爲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起至晚又名用章問計曰惟有死耳尚何言會大雪賊退雍挾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竄之雷州言誣以罪而不言所誣者卽宋史棄城之勸也宋史言守懃而此言雍守懃囮計兎己罪實則雍之指也何以知其然耶雍爲主帥庇守懃而不爲用章奏辨其情見矣故以雍獨任其責而略守懃不書非必其所聞異辭也觀叙用章一再勉雍惟有一死報國之語及詳其後范仲淹田況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於朝

復故官之事足正宋史守懃傳之譌而傳用章之本末矣夫春秋貴慎自史臣不慎於疑信古之人乃有或失其實於正史而存於雜史者則亦尚論之士所當博考以盡知人之道也豈獨此也哉豈獨此也哉

耶律義先 契丹

重熙之世蕭革以姦佞怙寵專權夷离畢耶律義先疾之以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而帝不納他日侍宴上令義先對革巡擲義先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乎帝止之義先厲聲訴不已帝怒欲黜之革言義先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過為罪恐咈人望帝以革犯而

不校眷遇益厚史稱華嬌情媚上多此類雖然豈獨華之譎哉亦義先生平風節所以奪其邪志有過人遠者矣否則華實銜義先何終不敢以計中傷也史以義先與蕭阿剌蕭陶隗蕭塔剌葛同傳論以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惡惡不避其患稱阿剌等其心可謂忠矣言出而禍隨而於義先之惡惡而患不及者獨遺乃補論之義先兄仁先以勳德爲名臣弟信先有孝思妻晉國長公主女禮化及内外君子以爲遼臣家法求夫備美如此不多見也於戲賢哉

馬逖

貝州王則之據城反也三班奉職馬遂聞叛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命持榜入城招降遂喻則以禍福不荅將殺則而無兵仗乃憤起扼其喉毆之流血被面非州守張得一不爲助逆則已伏誅矣賊黨攢刃斷遂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嗚呼遂激烈赴義捐軀殉節視唐段秀實之憤擊朱泚如出一轍雖反者小卒死者微秩急表之愈有以作千古之士氣續綱目宜法紫陽之書秀實曰三班奉職馬遂謀誅則不克死之乃不見於大書亦失敘之分注此爲一大闕憾

李元昊西夏王

續綱目仁宗景祐元年書元昊進毒弒其母衞慕氏慶曆八年書元昊卒分注附李氏長編之說云元昊初娶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甯令哥納没㖃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龎家爲所殺元昊因鼻創死而宋史皆不記其事甯令哥則以爲諒祚小字元昊卒時方期歲而嗣位者名必一有誤且疑從夏僞赴如春秋之於楚子麇故衞慕氏僅書死元昊則書殂其被弒皆不見于史也豈事之有未實乎按東都事略與長編之說合但甯令哥作甯寧哥而委哥甯令乃元昊從弟遺言使之繼立或因而譌即諒祚

耳。夫元昊於國爲逆子。於宋爲叛臣。雖嘗納欵。而倔強自若。侮慢不恭。宋既不能正其弑逆之誅。又不能討其僭侈之罪。而天道不容。以有子禍之報。此亂臣賊子萬世之昭鑒也。何續綱目前以弑母書而見弑於其子乃僅附之分注而不爲大書使若得以考終者然則書法宜如何或曰紫陽綱目書安慶緒殺祿山史朝義殺思明不書子書弑說者以謂臣不臣故子不子元昊叛臣且逆子據書安史例則以夏李甯令哥殺元昊書曰不然綱目之書安史竊嘗有疑焉春秋齊商人楚虔皆弑立書齊人弑其君商人楚公子比弑其君虔義不以亂治亂也三綱人道之大倫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不可廢也無君絕於臣無父絕於子

亂靡止矣惡乎撥而正諸

李及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又曰妻者親之主也子者親之後也是故室家之道爲無後也無後不孝之大也妻而無子與嫉妒亦可以去之以禮矣至以妒忌而夫之子爲所殺。非殺子。也。殺親。之。後。也。殺親之後。則親。之。仇。罪莫。大。焉。不爲親之仇而求罪之。不孝。莫。大。焉。

李及妻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按宋刑法志太祖嘗決

繫囚多得寛貸而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三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死夫殺前室子己或有子猶以凶虐殘忍處死若張所殺雖妾子己則無子不惟凶虐殘忍如是而使及遂無子以爲親後及於此卽宜證佐親屬以告於朝以議刑殺何輙不以聞也而尚容處於其室而不去側以忘親之仇可矣及可謂大不孝矣史稱及清修自守蓋侍從之選而附悍妻事於傳末 臣 取而論之昏禮之所以敬愼重正庶其不悖與

祖士衡

史以祖士衡與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並稱始

為名臣終鮮大過以為考其行事可見也按之士衡傳累侍從歷方州於諸子中事獨無可考見而天聖初則以附丁謂落職廁官華近而植黨權奸非其大過而何出知吉州又以不修飭聞亦何所稱大相柢牾也史臣失撿往往類是

胡順之

人臣立朝不為循默所以忠君憂國而不謀一己之利害也然有不言而利之之心亦有言而利之之心則臣節之皆不可問矣章獻皇太后垂簾稱制逮於仁宗春秋鼎盛久假不歸胡順之于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

政宰相匿不以聞其鯁亮之氣不下于時范仲淹滕宗諒劉越諸人而何太后崩帝已親政之日順之必附疾詆自言乎蓋以書匿宰相家帝不及知患不獲與嘗言還政者同遷擢是以如是其急耳則始之敢言不必其果出忠誠而非以市將來之寵利也君子鄙之

周渭妻莫

周渭家恭城爲賊所襲脫身北走不暇與妻莫荃訣二子孩幼荃親蠶績碓舂以給凡二十六年渭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訪求得之史稱渭北走時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夫婦人之道

從一而終不以盛衰易節荃惟守其志而已邉問夫他若逆料非久困而誓不更嫁非其義矣漢朱買臣妻以爲買臣終餓死溝中無能富貴故求去荃特反是耳以是稱之則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謂何與荃誠節婦紀其事者以測非久困語彙著其智可也不然家喪國亡卒無與復之望變節之婦與變節之臣其又何誅

李迪　王曾

古大臣處心公恕好惡惟其人而無一毫有于己一有於己不得其平雖勁正自任不附權倖而挾私傾物反有等

昔李迪王曾並以賢相稱章獻臨朝之日正色危言社稷

攸賴而廸於罷相後以素惡呂夷簡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及詔訊之乃廸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嘗劾以夷簡事己謹甚力薦爲相及夷簡位其上事多專決不能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嘗乘間以聞乃與交論帝前嘗言亦有過者非皆以私好惡爲訐直以相傾耶雖嘗折曹利用之恃功驕蹇及利用坐事則又以加大惡而爲之解可謂乎情以處安無如權位崇替之際固不能不爲私意之所蔽也夫廸嘗賢相而自克之學有所未充其任天下而進退百寮一以公恕行之似未敢過信臣讀二公傳各摘此一

事爲言非刻于索其瘢也亦欲後之君子常以自省而力致于淡然無欲粹然至善之地而已矣

陳執中

史稱陳執中在中書八年人不敢干以私夫執中之責在于以禮正君不徇君之欲君正莫不正尚何人不敢干以私足言也方其位上相也張貴妃卒追册爲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立溫成園祔主太廟違法悖禮以崇嬪御帝之私孰大于是執中而能總率羣司考正典儀以明嫡妾之分以杜溺愛之非庶乎私不敢干之大節矣然而奉行維謹無所可否且于以非禮導帝意者王洙則引爲同外翰

林學士石全斌則使領觀察使給留後奉執中之阿私亦號大於是所謂人不敢干者吾不信也其不受私謁但矯之以盜狷介之小名耳史以爲足稱長洲陳氏以爲亦難得雖節取而少覈實之識

狄青

狄青起行伍有將帥材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臣謂破儂智高而不敢以智高死欺朝廷出常有功而喜以推與將佐威名震于退遜而畏謹以全終始此其能明臣節。去矜伐。戒盛滿。皆由讀書有得之力也。夫惟讀書明臣節其不敢欺者根於

敬慎袁氏以為知有孫歆李順復生得之事則猶淺之乎論青者矣至于去矜伐則無可忌戒盛滿則無可疑方其位樞府也續綱目分注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之利雖由士卒每於青出入輒指目以相夸又其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避水相國寺而行止殿上此民之訛言雖賢者而亦為所惑動耶然修宜非不知青者修而知青何忌何疑且如人心不服士卒解體則將焉用彼帥以得軍情為不利國似從來傾險沈妬之詞按宋史修傳則請出之于外以保其終○與劉敞之因青不自安○為帝言使之去位同意○而知分注必非修言也○然則仲淹成青之美

於始。修與敵愛青以德於終。青之克全功名。爲宋名將。有以哉。有以哉。